



# 陳凱琳 小姐

閩南語 · 短篇小說 · 社會組

第三名

得獎作品

## 天公仔囝

### 得獎感言

性命中總是有真濟遺憾，拄著歹事的時陣總是希望家已是彼个去予天公疼惜的人；但是若是無細膩去予天公放袂記得，也愛記得，閣有家己會當疼惜家己。

生命中總有許多缺憾，遭遇磨難時總希望自己是那個被天公疼惜的人；但若偶而被天公遺忘了，也要記得，還有自己能疼惜自己。

# 天公仔囤

## 1

船閣一擺去予海湧揀上湧頭，慶生的心肝頭也綴著起起落落。

船落落，落入去浪花，船艙內底閣用無著一半的煙仔去予拚甲頭昏腦鈍，鑿鼻的氣味充滿規个船艙。慶生幾若擺想欲去確定活咧的煙仔賸倂濟；因為只有活跳跳會曉滾絞的煙仔才有法度去予煙仔虎咬餌。煙仔本身鑿鼻的臭羶佇海內對掠食者來講，是予人起瘡狂的。

船板頂頭這馬有一寡仔海水，是頭拄仔彼場大湧捲入來的，慶生等著後一擺海湧拍來的空檔，趕緊掀開船艙內底的水箱檢查。無想著遮的煙仔竟然遐爾脆弱，全部攏眩做一團，佇水箱內面半沉浮；猶未死透，慶生僥倖遮的煙仔閣有法度引來大隻魚，便又閣將水箱蓋匿轉去。

其實若是囤佇活魚艙內底就無這款煩惱，結果欲出港進前才檢查著活魚艙的排水空去予窒著，伊閣袂赴修理就愛急咧上船出海，不得已，只好先用水箱輔助馬達來應急。無想著會去拄著這款的大湧。

才拄匿好水箱，海湧又閣掀起來矣。

慶生雙手雙跂無受控制，佇半空中烏白掠物件，拄好掠著水箱。但是水箱是活動的，無固定佇船板頂頭，所以伊抱著水箱閣佇浪頭頂懸又閣摔落一擺。身軀佇船艙內底反來反去。這時陣，閣聽著魚釣仔斷去的聲音，伊擋袂牢警了一句姦你娘！起身查看以後，發現原本固定佇船板頂頭的魚釣仔在頭拄仔拍翻的時陣，去予遏斷去矣。

其實慶生一般出海是放罟仔較濟，真少用著釣竿；是因為頂擺為著欲摸起兩條身軀纏做伙的煙仔虎，才摸破網仔，了後閣連繼幾若工歹天，無法度補網仔，才不得已用釣竿。結果無想著，這馬連釣竿攏害去矣。

伊開始想，無定著一開始決定欲出海就是錯的。

風颭警報來時，慶生本底無想欲離雞籠的港口傷遠，但是遮是伊誠無簡單才揀著的、專屬伊的漁場，四箍圍真少有漁船經過。伊也有想過，這是上天專門欲予伊的漁場，是別人揣袂著的

神祕空間。也有人問過伊攏是去佗位掠魚，較熟似的人伊會講所在，但是伊講的所在佇雷達頂懸攏揣無，因此也無人真正去過伊的漁場。

這也是逐家稱呼伊做——天公仔罔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伊是一个福大命大的人，出海定定滿載而歸。自十二歲開始予人做海跋，才八年的時間伊就出師，有法度家己一个人開一隻船；四十插歲已經是庄頭內面去予人叫做「張老師」的師傅。

今仔日出海實在是無順，慶生有一種無好的感覺。伊已經足久無遐爾仔不安。

風雨來進前，伊有著幾隻若隻的煙仔虎。

予伊掠起來的煙仔虎無願意屈服，奮力掙扎滾絞的魚身軀佇海面上露出尻脊骯頂頭灰藍色的橫條紋，去予日頭光照著的時陣，反射出的刺目的光芒，慶生就知影伊掠著煙仔虎矣。但是予人受氣的代誌也綴落來，煙仔虎後面綴著幾隻閣較兇猛的魚仔，佇伊的面前正咬咧予伊摸起來船板的煙仔虎。煙仔虎去予大魚咬去半身，慶生的釣線也佇半空中摸做一道弧線，差淡薄仔去予大魚摸轉去海內。

愛食煙仔的煙仔虎，有一个「虎」名，其實已經是海內兇猛的掠食者，但是佇海內，即使是掠食者，只要落敗，也是海內的其他掠食者的一頓飯菜爾爾。

手內的釣竿那來那大力，慶生看著家己辛辛苦苦掠著的煙仔虎佇海內，去予另一隻大魚拖咧，伊愈想愈毋甘願，一受氣，將釣竿用力摸起來。慶生心內底想，伊是人人欣羨的天公仔罔，按怎會使予一隻毋知名的魚仔搶去家己手內的魚。

慶生大力一摸！

但是這遍天公並無疼惜伊。釣竿去予拗做兩半，一半落落去海內，按怎揣攏揣無，是一直到風雨來以後才浮起來海面上。猶袂赴將落落去的釣竿拈起來，雨就落落來矣，而且閣伴隨著透風，慶生只好放棄釣竿佻走去的魚仔。就在伊拍算欲轉去時陣，風雨開始變大，一陣陣的浪花拍佇伊的舢舨周圍。

慶生不得不懷疑，凡勢家己根本就毋是人講的天公仔罔。

為啥物一定愛佇這種歹天出海咧？慶生也有想過。

已經連繼十冬，佇冬天佻春天接連的這幾若月，伊攏會佇雞籠港出現。彼是一種連慶生攏無發現的力量，驅使伊愛來遮，而且佻煙仔虎的豐收是無關係的。每到這個時陣，只要倚近雞籠港，伊就敢若會聽著一種聲音，親像囡仔佇咧吼的聲音，真大聲。

彼个哭聲明明就遐爾仔響亮……

慶生趁著海湧較平的時陣，將船艙的門拍開一个小縫，確定外口的風雨猶原是直直咧落，這款的風雨聲也親像彼个哭聲全款，拄佇伊的心肝頭。慶生將門閣關起來，恬恬將身軀屈佇船艙內面。伊是天公仔囡，袂遐爾仔簡單就死佇海內。伊不斷安慰家己。

慶生看著原本飼佇水箱內底的煙仔開始反腹，魚仔身軀互相鏟來鏟去，疊在水面上，水一幌，煙仔的臭臊味著充滿規个船艙。

伊起身，將水箱抱起去甲板頂懸，將內底的煙仔攏倒轉去海內。

原本白茫茫一片的海面忽然間出現一群魚仔，開始搶奪彼寡已經袂活跳的煙仔。無去予一喙食去的，就留下一排清透的龍骨，頂頭賸幾片的肉塊，佇雨水沖刷幾下以後，也是去予另一口大喙拖入去海內。不管是死去的煙仔，抑是搶奪煙仔碎肉的掠食者，攏交疊做一伙。

海面浮起一層血肉。

慶生想起伊頂一擺雙手染血的時陣，毋是因為掠魚，彼是伊頭一擺做人阿爸的時陣。

風雨總算是較小矣，煙仔的血肉也去予魚群食甲差不多矣，海面也平靜落來。慶生又閣一擺聽著伊佇咧等待的聲音，不過這遍，毋是哭聲，是咧叫伊。

「阿爸，阿爸……」彼是一个查埔囡仔的聲音，臭奶呆。

## 2

船入港的時陣風雨又閣變強矣。

港口外面的暗礁仔真濟，三不五時就會靠礁。無佻久進前，才有一隻南方澳的船仔為著欲避風轉向，結果去予撞恬佇雙礁仔的外海。眾人喝咻提著手電仔不斷喝聲，想欲去救彼隻船仔，不過猶是袂赴矣。船佇所有的人的面前沉落去海底。

慶生真清楚船仔愛避開佢位的暗礁仔，也誠有自信家己袂親像外來的漁船全款，佇港口外靠礁。伊認為做海的人若是連家己厝外的海擺駛袂好，是一件見笑代的代誌。

就在伊咧欲倚近港口的堤防時，慶生看著伊一直無想欲看著的畫面——沿岸倚了滿滿的人，攏是村內熟似的人，就恰彼當時指揮著南方澳的船仔全款，提著手電仔，著急指揮伊入港。

所有的人攏認為伊駛的船仔誠危險，無人相信伊做海幾若十年的功夫。慶生雄雄有一種想法，想欲越頭轉去彼个閣落著大風大雨，但是會當予伊平靜的大海。

「阿爸，阿爸……」

岸邊的哭聲引起慶生的注意。

伊的眼神看過去人群內面，才發現彼个哭聲是一个查某囡仔的聲音，去予眾人揀佇人群的頭前，雙目金金看著伊的方向不斷嘛嘛吼。

彼是慶生的大漢查某囡仔，但毋是伊頭一个囡仔。

「阿爸，阿母欲生团矣，阿母欲生团矣！你緊轉來，緊轉來！」

查某囡仔那哭那講，慶生知影家己無逃避的理由矣，伊不得不入港，將船駛入去港口。但是這時陣，天公敢若欲恰伊做對，用風雨阻擋伊入港。

船身開始無受控制，隨著海湧的起起落落不斷幌來幌去，忽然間一道海湧自彼粒當初南方澳船仔擗著的雙礁仔翻來，由伊的面頭前直直拍來，將伊的船頭壓入去海湧內面。海湧親像兩座圍牆，在伊的船身雙片形成崎壁，白霧霧的浪花佇伊的頭頂交會，將天頂的烏雲攏掩起來。

慶生想，這擺大概是凶多吉少矣。

「有团有团命，無团天註定。」

慶生佇茫霧中敢若聽著一个聲音，彼是彼當時坐佇無尾巷內面的一个算命仙。算命仙替伊批的命狀。不過伊會記得彼工請算命仙批的八字母是伊家己的，伊想欲問的命格也毋是家己。但是算命仙煞將伊寫佇紅紙想欲問的八字，還予伊，閣加上這句敢若咒讖的話。

慶生看著頂頭連鞭欲將伊滅頂的海湧，伊想，不如就予伊家己去問問天公吧！伊想欲知影，伊这个去予人欣羨的天公团，是毋是真正無团命。

海湧將慶生的船壓倒矣。

慶生感覺家己的身軀對船艙飛出去矣，拍過海湧頭，飛到半空中，但是伊無感覺都有拚著任何物件，就去予擲入去海內。

原來，天公連予伊問的機會攏無願意。伊想。

擲入去海內的慶生馬上就知影家己死袂去矣。全庄的人佇伊猶未落入海進前就開出舢舨開始咧揣伊矣，然後離伊那來那近。有人跳落水，摸起伊的衫仔領，將伊去予海水壓落海內的頭扞起來，然後七跋八手替伊穿好救生衣，算袂清楚的雙手疊起來，做一氣將伊摸起來船頂。

慶生去予人摸起來時，人閣真清楚，無佹久進前做過伊海跋的少年人佇伊的耳空邊加油添醋，講伊真正誠好運，天公有保佑。彼是一个才二十插歲的少年人，十二歲的時陣也捌綴慶生出海過一個月，因為傷辛苦，厝內的人毋甘伊，將伊叫轉去讀冊；但是伊國中畢業以後就無愛讀冊矣，也無頭路，才閣轉來庄內做別人的跋。

十二歲，也是慶生頭一擺上船的年紀。

慶生自細漢就無老爸矣，對老爸也無印象；十二歲彼年老母也死矣，遺體閣是庄內的人鬥相共埋的。老爸這頭無來半个人，原因是伊無綴著老爸的姓，伊的代誌當然也佹彼頭的人無關係。老母の後頭厝來了一个代表，彼閣是因為入殮需要才勉強出面的。

慶生綴老母的姓，有真濟理由。

有人講伊是老爸老母結婚進前就有的囡仔，有人閣講因為老爸無錢，予人招，所以伊屬於老母後頭厝的囡仔，未來會當提著分家的財產。生做大囡，伊本底是毋免煩惱食穿，可惜父母早死，人講的有姑是姑丈，無姑野和尚，大概就是慶生這種的。

不過慶生的小弟就無這種煩惱。

小弟是綴老爸姓，老爸厝內窮，無彼種財產分袂離的問題。老母拄過身的時陣，小弟才四歲，當然也毋知影啥物是一家人無全姓。為著欲養飼小弟，慶生開始做人海跋，伊無喊忝的工夫，逐工就愛想明仔載的飯菜敢有夠無。不過上船無佹久，慶生就發現，佇船頂，就算是全姓，毋是一家人也真悲哀。

開始做師傅了後，慶生揣過佹家己同姓的爸仔囡合股一隻船，但是人是爸仔囡，得著的魚

貨照比例來分攏是提兩份，伊的報酬永遠只有家己的彼一份。就算滿載而歸，在合股的遊戲規則內面伊猶原是輸家。

因此慶生一直咧想，有一天，愛有一隻完全屬於家己的船。

全隻船、全姓、一家人。

慶生的小弟大漢以後無上船做海，去漁會做文書，拄好全年，慶生期盼真久的後生出世矣。拄出世的時陣，囡仔的哭聲誠大聲，但是歡喜無佹久，隔轉工就賸一个冰冷的身軀。慶生無相信天公會如此創治伊，伊提著後生的八字去予算命仙批命狀，得著的只是一句剛洗：「有囡有囡命，無囡天註定。」

後生死去了後，慶生對雞籠搬轉去老厝。

隔年，伊某有身，不過又落胎矣，彼是一个有形體的查埔囡仔。

伊某認為是慶生的命格傷硬，才會接繼剋死兩個後生，拒絕佢伊同房。翁仔某的關係就按呢僵持三年，最後佇伊的勉強下才予牽手閣有身，順利生出來，是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囡的目矚真大，真嬌，生做親像牽手，無像伊。不得不講慶生是有淡薄無歡喜的，不管是生的是查某囡，抑是查某囡無親像伊。不過這個伊無佹意的查某囡嘛平安大甲五歲矣，等這季的煙仔虎掠甲差不多的時陣，查某囡就六足歲矣。

大漢查某囡拄五歲時，牽手又閣有身矣，產婆講這胎是雙生仔，所以會早產。出海進前，伊某就開始催陣矣，叫伊莫出海。慶生也有想過愛留落來，但是厝內用錢那來那濟，伊無選擇的機會。最後也是在某的喝聲佢查某囡的哭聲中出海矣。

佇出海登記簿頂頭印上家己的名的時陣，伊也躊躇過。破去的魚網猶未紮好，活魚艙的排水空閣窒著，風颳的警報猶未解除……遐爾濟的理由……

上岸了後，慶生在村民的扶插下行轉去厝內，查某囡的身懸挂好到伊的大腿，那行那貼跔，閣將家己的手窒入去慶生的手心內。

但是慶生無將查某囡手搦著，也無將人揀開。

老厝是石頭疊做的牆面，日日夜夜的海風海水予牆面澹溼發烏。

伊閣會記得，阿母也是佇這面牆後面，將小弟生落來。小弟是孝尾团，無看過阿爸，拍開目睷看著的頭一个查埔人就是慶生，但是阿母替小弟號了一个和慶生無全款的姓，只是用全款的「慶」當做全輩份，來維持慶生和小弟的兄弟關係。慶生一開始也無感覺有啥物無好，一直到兩人攏大漢以後，小弟和家己種種的無全款，親像小弟無出海、無娶某、舞政治……慶生認為，這一切攏是因為伊和小弟無全姓，才會按呢。

囡仔的吼聲對房內傳出，產婆行出來門口報喜，講是一對雙生仔的查某团。聽到又閣是查某团，慶生的面腔就揀落來矣。

這馬，伊有三个查某团矣。

### 3

決定欲補罌仔彼工，天氣真好，離頂擺風颳警報已經過了一個月，也是雙生仔的滿月。也是一款喜事。若是會當喜上加喜就閣較好矣，慶生揣著一个理由又閣聯繫隔壁庄的媒人，想欲替小弟講親。

伊某知影以後對慶生非常不滿，原因是對方提出愛小弟予人招的要求，認為小弟是一个無家底家產的人，上濟只是一个食公家飯的漁會文書爾爾。閣再講，戒嚴時期公家的飯碗也無好捧，小弟彼種空有理想抱負的天真，也去予人講甲無一塊好。

小弟猶原是母願娶某，只是同意過房阿爸家族彼片的囡仔做伊的繼承人。

慶生心底暗笑，小弟無田無地，愛一个繼承人是欲創啥物？

無佹久，小弟真正對族親彼頭抱一个查埔囡仔來飼，佢雙生仔差不多大，奶母歇暈的時陣伊會將囡仔抱過來慶生的厝，綴著雙生仔做伙食慶生伊某的奶。

某因為飼奶，胸頭比過往閣較大，穿內衫麻煩，伊就規氣無穿。衫仔下面的身軀看起來親像水滴，奶頭貼佇布料頂懸，閣流著飼奶時的奶汁。厝內攏是囡仔的屎尿味佢母奶的臭羶，牆面也敢若有生產時的血臊味，久久未散。

大查某团從入來，喝句足臭的，就又閣走出去迤迤矣。

自雙生仔出世到這馬，慶生猶未認真看過一遍；其實莫講雙生仔矣，伊連六歲的大查某团



如今笑起來是啥物模樣，伊也無印象。是毋是猶閣有一雙圓滾滾的大目矧？是毋是恰少年時陣的牽手生做全款婿？慶生攏無知影。

生完雙生仔的某就親像去予魔神仔附身彼款，平常時飼奶時閣有一个老母的模樣，知影愛飼囡仔；但是一到暗時，無魂有體親像稻草人，尤其是佇眠床頂時，就親像一隻死去的煙仔，無半點活力，散發著臭臊味。

慶生用拳頭拍散彼寡臭臊味，換來的只是某的哀爸叫母。

伊決定逃轉去海上，感覺海才是予伊安心的所在。

但就在伊提著補好的罌仔，寫好登記簿的時陣，大查某团對厝的方向從出來，講小妹食奶嗝著矣，全身軀攏發烏。

「你阿母咧？」慶生喝一聲大聲，繼落問，「佗一个小妹？」雙生仔閣小，生做一模一樣，慶生從來無認真看過，當然也分袂清是佗一个。

大查某团去予慶生一喝，驚甲講袂出話。慶生也無耐性，伊擲掉登記簿，行轉去厝的方向，那行那緊，最後規氣走起來。大查某团佇後面浩浩逐，那逐那喝阿爸，慶生也無回頭。

厝內果然無看著某的身影。

眠床頂倒著兩個囡仔，用布巾縛佇小小的身軀外口，雙手雙跖攏束佇布巾內。一个吼甲無力，規个額頸攏看會著血管浮起來的模樣，是用全身的氣力佇咧吼。另一个安靜甲無半點動靜，面腔無血色恰反應，烏鑼鑼一片，也無喘氣。

慶生雖然無恙過囡仔，但也知影面腔紫烏色是無正常的。

伊抱起囡仔，啟開囡仔身軀頂的布巾，佇胸坎頂頭按壓。囡仔猶原無醒。伊將囡仔反身，覆佇伊的跖頭跌，開始拍囡仔的尻脊骹。囡仔猶原無醒。軟膏膏的身軀佇伊的手內搖來幌去。

慶生想起家已無車，只有一隻船，但若是叫車送囡仔去病院，大概也是袂赴矣。閣再講，這馬濱海公路去予挖甲規條路攏是路糊糜仔，除了三不五時來往的軍車以外，這個三貂角的小漁村，就敢若是孤島，平常時也罕得有人經過。

慶生想，這個囡仔應該是無緣大漢矣。

伊將囡仔囡轉去眠床頂，靜靜咧看著囡仔的面腔對紫烏轉做冷白。

伊想起來，彼眠抱著頭一个後生的時陣，也親像這種情形。若是講後生彼當時有活落來，有大漢，這馬應該也是十插外歲的囡仔矣。慶生三十外歲才娶某，佇庄內已經算是非常晏婚的。進前做伊海跤的少年人的頭一个後生，也差不多是十歲外的年紀，有當時會綴著大人佇岸邊放棍仔，閣因為頭一擺掠著煙仔暢甲規眠無睏。慶生知影後，無蓋歡喜的講掠著的煙仔傷小，閣無夠伊釣一尾煙仔虎。自彼擺以後，十歲的囡仔就無閣來揣慶生矣。

慶生也捌想欲將後生的模樣囡佇彼个十歲囡仔的身軀頂，但是攏感覺彼猶原是無全款的人，不過真奇怪的是，定定會有一个真清彩的查埔囡仔的聲音，佇伊的身後叫伊阿爸。

這馬這個查埔囡仔的聲音又閣出現矣，敢若佇石頭牆頂頭出現的，叫著「阿爸，阿爸。」聲音對遠處過來，又閣消失佇遠處。

慶生不斷佇厝內走揣聲音，閣越過神時陣，眠床頂本底無喘氣的囡仔雄雄咳嗽一聲，原本冷白的面腔開始出現肉色，然後大聲吼出聲音。睏佇邊仔的另外一个雙生仔聽著聲音，也綴咧吼起來。覆佇門口毋知影發生啥物代誌的大漢查某团聽著兩個妹妹的哭聲，也開始嘛嘛吼。慶生一時間規腹肚的火攏夯起來矣。

囡仔的哭聲總算是共某叫轉來矣。

某衫無掩體，走出半粒的胸頭，胸頭頂閣留著溢出的奶汁，在布衫頂面畫出兩箍美麗的污漬。

#### 4

曝佇石頭牆頂懸的棕蓑已經焦矣，慶生將棕蓑提到林投樹下面閣曝半日的日頭，原本佇棕蓑表面的水氣就無痕跡矣。一切攏親像無代誌發生，彼場風雨也敢若無來過彼樣。

慶生這馬已經會當辨認出雙生仔的無全款矣。

彼當年因為翕氣行過鬼門關的細漢查某团，自彼擺活轉來了後就智力不足，十歲的身軀內面蹣著一个五歲的靈魂。醫生講，彼个靈魂袂閣大漢矣，就算教會曉生活上的自理，理路佻智識也只有五歲囡仔的程度。

五歲有佻濟理路佻智識？慶生也毋捌，但伊認為五歲的靈魂佇這個世間，已經真夠用矣，

伊顛倒認為按呢真好。

無親像大查某团十六歲就離家，十七歲熟似北部的少年囡仔，才半年就吵欲和人結婚。慶生本底閣想講欲介紹當初彼个做海跤的少年人的後生予大查某团熟似，想著兩個囡仔攏是全庄人，也差無四歲；上重要的是，不管是做過海跤的少年人抑是伊的後生，攏在慶生遮學了袂少的功夫，感覺有淡薄食虧。

按呢講起來，只有五歲靈魂的查某团比這個十七歲就離家的大查某团較好，至少細漢查某团閣會依賴伊。

雙生仔的另外一个查某团雖然也足愛綴著慶生，但慶生感覺誠煩。每擺伊欲出海時攏愛避開二查某团的注意，尤其是半眠，二查某团特別愛綴伊去掠軟翼仔。所以只要慶生想欲半眠出海，就一定會等到二查某团睏落眠了後才會出門。

慶生總是想，十歲的囡仔學這是欲創啥物？尤其是查某囡仔人。另日嫁人矣，從夫姓，入了別的人的厝，就恰伊母是全一家伙人矣。因此，伊認為教會曉二查某团做海是無路用的，就共人趕落船。

如今閣是入冬矣，慶生將曝仔林投樹頂的棕蓑提落來，準備共活魚箱恰木蝦做伙搬到舢舨頂頭。

雙生仔出世彼當陣，伊彼隻有船艙的船仔去予風雨拍歹去矣，只好閣轉去和人做伙合股掠魚，也因此去予人秤斤短兩欲九年。換過兩個合股人。頭一家合股閣算愉快，不過全行的友人出了意外，沉落海水以後，就無閣浮起來，連屍體攏撈無。彼條船仔是掛友人的名，慶生忌諱，共船仔拖到半山腰去，予伊家已爛去。第二个合股的人是庄內有名的，厝內底查埔丁口傷濟的大家族，走的是大船，中遠洋，七人股，定定滿載而歸。大家族閣有一座專門煮魚脯的大灶，一起火就是燒規工。但是七人股裡，慶生猶原只是提一股，明明付出的比人較濟，提著的煞比人較少。

每每出海，慶生攏會佇家己厝的門跤口罵一句姦恁娘。

伊某佇秋冬季の時陣會去共人做九孔池的工課，春天來時就去礁仔頂頭挽紫菜，歇熱時就去海內挽石花，入秋開始曝石花……就按呢一冬度過一冬。某的工課比慶生閣較無閒。聽著慶生罵姦恁娘時，也綴咧罵姦恁娘。慶生罵的是彼七人股的家族，某罵的人是慶生；繼落去慶生越頭去罵三个查某团，某罵的人猶原是慶生。

落尾儉夠錢矣，佇半年前的熱天，慶生用某的名整了一隻船仔，號做「慶豐 27 號」。重新申請的船證是小弟透過漁會文書的身份予伊方便的，公文只走了七工，就提著矣。這閣是小弟頭一擺佇漁船的事務方面予伊方便，不過伊一點也毋願感謝小弟，因為講到底，小弟按呢做也毋是為著伊這個阿兄。

閣冷閣澹天氣是東北角冬天的日常，雨水差不多是逐工攏咧落，連溼冷氣候已經是東北角冬季的常態，雨差不多每天都落，連有時仔鋒面走矣，日頭出來時，小雨也愛來滴兩滴仔。

慶生共棕蓑穿佇身軀頂，行入去房裡。

伊佇石頭牆面錫了一個親像保險箱作用的空間，不過毋是為著欲藏錢，是為著伊賭無幾隻的木蝦。木蝦是用來釣軟翼仔的。冬天的軟翼仔上大，倚佇舢舨頂懸掠魚竿上暢。彼種感覺親像來自海內神祕力量的電流，順著軟線跔上魚竿，佇手內那掣那摸。只有佇海湧的摸搨中，慶生才有感覺家已是活跳跳的一個人。

細漢時講伊是天公囡的人是佇伊十二歲恁伊出海的師傅。慶生的領悟力真懸，也真好運，跋入去海內幾若擺擺平安轉來，因此就去予人傳講伊是天公仔囡。但是一世人遐爾長，慶生毋知影做天公仔囡有啥物好處，伊只是想欲有一個會當陪伊出海的後生，兩人做伙合股、掠魚，然後將伊的船仔恰伊規世人所知影的海的一切，攏留落來。

不過，伊心心念念的後生無出現，顛倒是彼個興頭頭的二查某囡。

二查某囡藏佇眠床竅，等待慶生開開石頭牆頂的保險箱時陣，才雄雄跳出來。慶生去予驚著，掠著人就損尻川，二查某囡那吼那走出去。慶生確定二查某囡走遠了後，才重新拍開石頭，共石頭牆內面的木蝦挖出來。

結果，慶生看著閣較予人起火著的畫面。石頭牆內面的木蝦去予耍甲賭一隻，其他幾隻木蝦去予用糊仔黏著蝶仔，蝦仔頭頂的鬚閣予人抹上指甲花的紅色，規隻木蝦抹甲面目全非。

慶生險險予氣死，伊掠著彼幾隻的木蝦，共厝內的桌頭椅頭攏擗過一屆。

總算去予伊佇港口內面揣著二查某囡時，囡仔人拄佇咧共伊的「慶豐 27 號」掛滿彩帶，猶毋知影慶生佇咧生氣，就用臭奶呆的聲音講，「阿爸，你看，按呢你的船仔恰木蝦就光爍爍矣，到時陣你暗時出海就毋免驚暗，嘛會使掠到規船的軟翼仔矣！」

慶生面腔一烏，原本想欲將二查某囡擲落海的衝動煞停落來。

彼暗，伊猶是出海矣，就算已經無軟翼仔好釣矣，伊也無想欲轉去厝內，就按呢漫無目的佇海上看滿天的星。

## 5

戶政系統電子化彼年，大查某团生了一个後生，二查某团出嫁矣。

大查某团最後無佢彼个北部的少年仔做伙，是嫁去中部有錢人兜做少奶奶，連繼生了兩個後生，不過攏是綴人的姓。二查某团去愛著外國人，嫁去南洋，去到一個閣較散赤的漁庄。就和慶生想的全款，最後留佇伊身軀邊的是彼个靈魂、智慧永遠只有五歲的細漢查某团。

但是慶生無想著的是，五歲的靈魂竟然也會學人談戀愛。

彼是一个對空軍退落來的官兵，少年時因公受傷，是一个無雙跂的人。慶生甚至連罵人跛跂攏無地罵。也毋知影這兩人是當時行做伙的，等慶生發現時，小查某团已經有身矣。伊才驚覺，就算只有五歲的靈魂，身軀也已經是一个正常查某人的身軀，會有身會生团。

當然也有人講甲誠歹聽，講小查某团是去予人強的。為著處理這種歹看的家事，慶生將大查某团佢二查某团攏叫轉來厝內。

园佇桌頂的聘禮誠豐厚，媒人舌燦蓮花，將對方的誠意講甲比天閣懸，但是慶生一點喜悅也無，伊只是越頭問小查某团：

「你確定欲綴這個人過一世人嗎？」

「阿爸，伊對我足好喔。」

慶生閣問男方。

「你知影伊就算會生，也袂曉替你扞家嗎？」

「我知影，我會共伊照顧，而且妹仔一直攏有佇進步。伊並無親像逐家講的彼款是戇人。」

這門親事就按呢草草決定矣，慶生閣附加一个條件，「阮兜無後生，所以查某团生的第二個後生，攏愛姓張。」

男方有淡薄躊躇。慶生閣講，「其實嘛無一定是第二個後生，總講我命格較硬，假使講第

一个後生佢我命格會合，就第一个後生。」

男方開始勒目眉，無正面回答慶生，顛倒是大查某团發出無耐性的聲音。小查某团的生產比婚期閣較緊，婚禮辦甲足匆促，連喜餅攏清彩分分咧準拄煞。

三个查某团攏嫁出去了後，慶生又閣聽著十外年攏無聽著的查埔囡仔的聲音，奇妙的是，原本囡仔的聲音已經變做成少年人的聲音，猶原是叫伊「阿爸、阿爸」。

小查某团做月內時陣又閣懷上一胎，連繼三年攏是按呢，生团的速度險險逐過大查某团佢二查某团，就親像雞母佇咧落卵全款，千禧年彼年已經生到第五胎矣。加上大查某团的兩個後生，二查某团的三个查某囡仔，慶生算起來也是子孫滿堂，有福氣的老歲仔矣。但是當初嫁查某团和夫家講的條件，最後只有大查某团的第二个後生有過慶生的戶口，佢慶生全姓。小查某团的三子三女中，三个後生的命格慶生攏真甲意，無奈男方講家己是獨团，無願意過戶予慶生。

雖然二查某团攏是生查某，但是伊捌願意過一个長女予慶生，而且長孫女閣佢老母全款，足愛偷耍慶生藏起來的木蝦。但慶生認為，就算有緣，也是查某，未來猶是愛入夫家的戶。

過一个有緣的查某孫是有啥物路用呢？慶生每每想起來，就是吐氣。

第二屆政黨輪替，民進黨大敗，小弟竟然氣甲腦溢血，無兩工就發出病危通知。慶生阿母の後頭厝難得來了幾若个人，名義是講欲弔唁的，實際是欲來分祖產矣。講宜蘭彼片的老厝欲分產，問慶生欲提佻濟份？慶生哪好意思提，伊雖然綴老母姓，但是連老母後頭厝的人都毋捌。

路尾慶生一塊也無提。

彼个人又閣問慶生，這馬蹠的老厝石頭屋的土地所有權，愛提幾份？

慶生考慮時，對方閣刁工講起伊無後生，就算分著土地也無人通傳，真正欲分，也應該是分予慶生的小弟。

「伊和阮無全姓。」慶生如此講。

對方訕笑，又閣講，「恁小弟是和阮無全姓，但至少也是恁爸爸佢媽媽的後生。你雖然和阮全姓，但是，你是恁媽媽結婚進前生的後生，爸爸是啥物人攏揣無才害。」

小弟出山彼日，慶生佇彼張有法律效益的文書頂頭簽落家己的名，放棄所有佢家己這個姓有關係的所有土地。

大查某团知影了後，就和慶生變面矣，無偌久就共家己後生的姓改轉去夫家，也佻慶生斷絕關係。嫁去國外的二查某团的長女也嫁人矣，無冠夫姓，不過也是佻後頭厝祖先拜別了後，嫁入去另外一个無仝姓的家庭，無偌久聽講也欲為伊的夫家生下頭一胎的後生。上小的查某团就如當初的翁婿講的彼樣，五歲的靈魂開始佇咧大漢，逐漸變做正常人的靈魂，也會翁婿做伙，拒絕慶生想欲過戶的要求。

慶生無想欲閣再佻遮的查某团聯絡矣，一通電話也毋願接。

## 6

孫仔佻查某孫攏嫁娶甲差不多時，慶生的體力已經不如以往，將舢舨仔揀離港邊，切開馬達，就消去伊大部份的氣力矣。共罌仔披佇肩胛頭的時陣，也感覺那來那重，每一擺出海掠的魚仔數量閣賣袂赴油錢。想欲用木蝦仔釣軟翼仔，速度閣逐袂過海湧，平衡力變差，足無簡單共削好的木蝦仔佇岸邊測浮力時，目矚就直直落日屎流。

聽講這攏是老人才有的病，看起來伊這個天公仔团已經毋是海上的傳說矣。

慶生的念頭一變，既然家己已經毋是天公仔团矣，是毋是閣有法度揣著彼个專屬於伊的漁場？

伊加緊紮罌仔的速度，希望這是上尾一屆補這塊罌仔矣。想起當初罌仔掠著的兩尾交纏的煙仔虎，閣想欲咬破伊的手網，慶生想起來就好笑，伊哪有可能予到手的魚仔走去？

兩隻煙仔虎互相咬破魚身，最後猶是予伊掠著矣。

命硬又閣按怎，剋子又閣按怎，仝姓又閣按怎，血親又閣按怎……慶生那警那將舢舨仔開出了港，誠緊，舢舨就浮佇海天相連的世界的正中央。

這馬，世界的中央只有伊家己。

彼是專屬於伊，佇雷達頂頭從來毋捌出現的漁場，遮有掠袂完的煙仔虎。

慶生看著一群密朥朥的魚仔，應該就是煙仔虎，日頭的光掖佇魚身頂頭，佇海內閃閃爍爍。

伊猶未想好等咧若是收網時陣氣力無夠欲按怎，就已經將船仔駛佇魚群的邊仔，措好罌仔。伊感覺罌仔的重量比過去閣較重，不過歡喜的心情予伊的跔步變甲誠輕鬆，伊將罌仔拋對海內，

隨著舢舨那駛那遠，零仔的面也那摸那長，佇海面上摸出一片通光的牆。

若是這時陣有後生鬥相共就好矣。

慶生根本就無想欲做天公仔囡，伊只是想欲一个家己的囡。

就在這時，舢舨突然幌來幌去。慶生起身看著，海面明明就平靜無波，不過魚群煞嚟佇伊的船底，親像想欲將伊的船仔夯起來彼款。伊感覺舢舨敢若是真正離開了海面，欲直直對天的方向去。

頭頂的日頭真炎，目睷險險褙袂開，不過船身猶原是離海愈來愈遠，離天愈來愈近。海湧對海內去予吸上天，佇伊的四箍輾轉形成通光的牆，著就親像伊囡落海內的零仔全款。然後，牆面愈來愈懸，將天空攏坎咧矣。

就在慶生享受著日頭的光芒時，舢舨的船尾敢若有一个沉沉的力量，慶生感覺奇怪，越頭去看——船尾出現一个伊無看過，毋過面腔有淡薄熟似的中年人，中年人喙笑目笑，身軀去予日頭曝甲烏鑢鑢，正在替伊掌舵。

慶生聽見中年人叫家己——阿爸。